

【至爱亲情】



(阿志 摄)

我与土花阿婆的情缘

何晓道

惊闻阿婆仙逝，我沉默了许久，却又为阿婆欣慰，112岁，世上有几个人能有此高寿。

那年，因为调查古代女子缠脚，我在当时叫下河村的地方找到了阿婆，听她讲述十里红妆婚俗。小心问她名字时，她说她的名字难听，不愿告诉。后来知道，她名叫土花。十年前开始，土花阿婆成了我的忘年交。

阿婆告诉我，她十七岁那年嫁给三十二岁做泥水工的丈夫，双方家境并不富裕，没太大的结婚场面，却也热闹。婚礼结束送洞房后，她年少无知，很怕新郎“欺负”她，新郎却当她小妹妹一样，没有“欺负”她。阿婆的言语中总是夸她离她早逝的丈夫。

阿婆的脚并非真正的“三寸金莲”，由于在家要做农活，十三四岁便放脚了，成了五寸大小的“半小脚”。她告诉我缠脚时的苦痛，到老在阴雨天小脚还要隐隐作痛。早年《十里红妆女儿梦》书里关于缠脚的描述，许多是阿婆告诉我的，阿婆的照片书里也有，是一张看了容易记住的照

片，那一年她102岁。

阿婆的形象在中央电视台《探索与发现》和《走遍中国》栏目里《十里红妆》专题片中非常出彩，她健谈而且生动地用土话讲述传统女人的故事，讲得朴实而且真实。至今在网上仍然可以点击央视《十里红妆》专题片，看到阿婆的风采。

年年有好几次去看望阿婆，她总觉得我去得太少，时时叨念我，以至她长孙时跃兄不得不打我电话，而我深感惭愧，亦深知那份沉甸甸的厚爱和责任。常常去看她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项内容，每每看她回来总感觉有股幸福感，从她身上感悟了许多生命本源。

记得有一年春节，临别时她从箱底里摸出一把钞票，强要给我做压岁钱，我问她箱底里有多少钱，给我几张钞票，她说没有数，她是不大计较和在金钱多钱少的性情。我告诉她有五千元，她说这是长寿钱，要我一定收着。我少时贫寒，父母从没过给我这么多压岁钱，长大后这几十年来也没有收到过压岁钱了，我感动得流眼泪，深知这份情重。

阿婆有三个儿子，今年长子

九十二岁，几十年陪伴在阿婆身边，九旬高龄，却要时时被阿婆责训，而九旬老翁却乐意接受母亲的教育，以此为荣。记得有一年，时跃兄打我电话，说阿婆最近要她八十八岁的儿子收回水田自己种稻，儿子竟也口头答应。时跃兄认为，种些旱地可以，但水田是万万不可以由近九十岁和一百零八岁老人组成的家庭种了。希望我去劝阿婆。我赶去时，她仍唠叨，说好端端的水田白白给别人种了。我同她反说，水稻田被人白种，是可惜，明年收回种水稻了。她很高兴，我又反说，收割时我来帮忙打稻，她说我忙，断不可以。又说叫时跃打稻，她说时跃不肯，问她如何抬得动打稻机时，她陷入沉思，许久，终于放弃收回水田种稻的想法。

阿婆勤劳，待人大方，自己节俭，一生从不改变，即便百岁以后的十余年间，仍然做些小产品组装的手头活。

每次分别，阿婆总会送我到村口，有一回，临别时，阿婆托我一件大事，她说，她最怕的是死后被火化，非常怕。

我说，死了就不知道了还怕

什么呢？她说，我这代人死了都没有火化的，就我要活那么久，才会到要火化的年代。阿婆要我求领导，能不能她死后不被火化。我知道阿婆是认真的，我也认真告诉她会转达她的意思，但我不知领导能否作主。我确实向领导转告了阿婆的请求，领导笑笑没有回答，叫领导怎么回答呢。近几年，常常在媒体上看到领导去看望阿婆，我亦不便问她有否直接向领导提这不被火化的要求。

阿婆是所有老人的坐标，当我八十多岁母亲说老时，我会把阿婆的视频发给母亲看，母亲会露出灿烂的笑容。是阿婆把人世的长度拉长，让生命变得更加厚实。从阿婆身上感受到亲情、爱情、友情和金钱的定位。

两周前，知道阿婆不适，去看她时，她呼呼大睡，说是夜里没睡好，那时，没有打扰她睡觉，便是最后的告别。

认识阿婆是快乐的，与阿婆相知是幸运的，阿婆与我的情缘终生难忘。

阿婆，一路走好！

描墓碑·思母亲

赵邦良

今年3月6日，时钟刚过5时，我急忙起床，未穿好外衣就奔出房门，仰望天空，东方已微露曙色，却被淡淡乌云罩着，好像要下小雨的样子。

每年清明时节，全家总要到我父母坟前去扫墓。因坟墓建造已有15个年头，墓碑上的字迹有一些脱落，故在清明节前，我先去将墓碑上的字重新描一描。匆匆吃过早饭，带上早已买好的红、黑二瓶油漆，急忙往山上赶去。走到父母墓前，深深三鞠躬后，开始描绘起来。

父亲离开我们已有40多年了，母亲去世不到15年。我握着毛笔，蘸着油漆一笔一划从上到下、从墓碑的右边到左边，轻轻地慢慢地描着碑文，不敢用重笔，但仍然刺痛了我的身心。父亲去得早，往事已稀。当我描到母亲名讳时，热泪夺眶而出，想起慈母一幕幕爱儿之情，还像在眼前。

母亲，你在我心里还活着呢！

母亲，你还记得否？解放前，我们家上无片瓦，下无插针之地，过着无米之炊的苦日子，吃了上顿无下顿。记得你总是拿着空升，东求西借下锅米。有一天没借到米，你只好睡在用门板铺成的床上流泪，我站在床边看着你。天色已晚，躲债的父亲还未回家。你疲惫地下床，从挂在墙上的一口破橱里，拿出半碗稀饭，塞到我的手里叫我吃，自己又回到床上面朝里躺着。

捧着你中午省下的稀饭，看到你眼角边流出眼泪，还用手使劲捂住嘴巴……我吃着稀饭，禁不住也流下泪来。

我还牢牢记得那一天：天下着大雪，刮着大风，一眼望去是白茫茫一片。时近傍晚，路上早就没有行人，都在家里吃饭或取暖，而你却还在山上砍柴。那时，父亲身体不好，我又年幼，全家的柴禾由你一人承担。当你将一大担柴禾担回家时，已满身是雪，衣服早已湿透了。我看到你嘴唇发青、浑身发抖……

解放后，我家翻身了，由于你为人正直，平时又能帮人，遂成为我村第一任妇女主任。这时的我家，父亲是民兵队长，我是儿童团长，是多么幸福的一家。但你却时刻教育我做人的基本道理——勤劳、正直，做一个能为大家做好事的人。

而你的妇女主任一干就近20年，你带领全村妇女站岗放哨、动员群众参加土改运动。后来又积极动员大家参加互助合作社和各项政治活动。

我还牢记1951年1月的一天，本村学校林西庚老师来我们家动员我上学。父亲考虑到一来家庭困难，二来他身体弱，我去读书怕负担不起，不肯让我去上学。而你宁愿承担家里一切重活，坚决让我上学。你说，没有文化的人以后是不能为国家做事的。

一件永远难忘的事：有一年冬天的傍晚，寒风不停地吹着。我从山里拉柴回家离村半里远时，看到夜色中一位老人站在村口远望着，啊，是我母亲呀！那时我已是有妻有儿女的人，你还是不顾年老体弱来接我，我浑身发抖，心疼得很。顿感力气倍增，把车拉到你的身边，大喊一声“妈！您何必来……”我泪流满面，喉咙哽塞，下面的话说不出口了。这时你忙走到我的车后，用力推着柴车。

一滴红漆从已描过的字中滴下，像是母亲的心血，我急忙用衣袖将它擦干，继续往下描。

谁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回想翻涌的往事，母亲像是站在我的身边。我一边描着墓碑上的每一个字，一边擦着怎么也擦不干的眼泪，心中仍默默与母亲交谈着。描呀描，当我描到“之墓”两字时，我的手突然僵化了，这才意识到我的母亲早已走了，已远离我们了。

我刻骨铭心地记得，2001年9月6日，是你离开我们的时日。年老时，你信佛了，求佛慈悲，保佑儿孙身体健康，合家安好。祈求菩萨保佑自己走的那天是个好日子，能带给儿孙们兴旺发达……真是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。你走的那天，我发疯了，我的家像天塌下来一样，我被压在塌陷的地底下，嚎啕大哭，泪流满面，想用我的嘶叫和泪水唤醒已永远沉睡的你。我陪伴你4夜5天，望着你安详的面孔，我低声说：“妈，您走好，我们会按你生前的教导和意愿，一定会走好我们要走的路，过好自己想过的日子。”

老天总算帮衬，没有下雨，当我描完碑文最后一笔时，一束阳光，照在父母坟墓上，愿这束阳光，会永远温暖我父母的亡灵。

老屋·茶梅·公公

西湖雨

……

下班了，我便带着小儿去看望公公，夕阳的余晖下，老屋西墙头上的爬山虎有一种别样的景致，既深邃而静谧又温馨。即将到了，我便指着老屋对着小儿说：“这是你爷爷的家，也是我们的家。”

雨，轻抚着窗棂，细细密密。耳畔响起公公在世时，这个时节常叮嘱我的一句话：“冬冷不算冷，春冷冻煞昂(ang，初生牛犊)，春寒料峭，霞，你得多穿点，小心感冒了。”他的身影便浮现在眼前，这样的季节里，他总是里穿一件白衬衣，搭红色羊毛衫，风大时外加一件风衣，严冬里也是呢大衣一身，常常在领子那打一条红白或蓝白相间的领带，下穿一条黑色西裤。即便是这样的雨天，在侍弄老屋院子里的花草时，也是如此雅致清爽。公公会把盆栽搬进室内，拂去盆底的灰土，下垫一个瓷盘，搁一盆在书房的茶几上，搁一盆在卧室里，在他老同学赠与他的字画旁也搁一盆。

每次去看他，老人家总是手捧书籍，鼻梁夹着金丝眼镜，静静地坐在南窗边的书桌旁喝茶、看书、写作，院子里的大冬青树筛漏下的光，透过老屋的南窗，映照出公公孤单而又执着的身影。婆婆多年前撒手人寰，留下公公一人住在老屋，我们曾邀老人家同住，许是他觉得麻烦我们，许是老屋里有着他的余温，那一抹余温继续徘徊，残忍又

虔诚，是小辈们不曾懂的。我们便尊重公公的决定，继续由他一个人守着老屋。老屋南窗旁的公公如一幅画定格在我心里了。我总是会梦见那一幕，以及在院子里他侍弄那些盆栽的时候，或许我们属同一生肖，对植物也特别感兴趣，于是，我也跟着好奇起来。

记得公公最爱养的是茶梅与兰花。茶梅平凡中有着优雅与超逸的韵致，虽质朴，但，集茶花的娇美与梅花的耐寒品性为一身，在百花凋尽的寒冬里，除了腊梅就是茶梅了。它用绚烂的笑容装点萧瑟的灰色冬季，给一个人生活的公公平添了无尽的雅趣。

后来，公公走了。整理老屋时，我们翻阅着一本本老相册，看着泛黄的相片，体会着老人家一路走来的不易，有意气风发，更有酸甜苦辣。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六零年代，他师范毕业只身去北大旁听，追逐梦想的艰辛里更有茶梅般的品格。

……

在我父亲眼里，要闹便闹，没来由地乱发一通脾气的我，虽与公公没有血缘却很投缘，他从未对我大声呵斥过，我们亦未曾红过一次脸，碰到困难时他总是第一时间指导我。

命中注定我与公公有一段割舍不断、血浓于水的父女情分。然而，斯人已逝，时值今日，恰逢清明，又是一个雨季到来，老屋外，那西墙头的爬山虎定被雨水浇灌得郁郁葱葱了吧，就不知老屋里那几盆茶梅怎样了？

雨，继续下着，淅淅沥沥……

心底里的那段旧时光

——怀念我的太婆

何荣勋

四月的天，晴一天阴一天，风一天雨一天，思绪开始随着空气的流动慢慢延伸……

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总有一些人对我们很重要，却又无奈离我们而去。那透彻的心情会细细倾诉那段年久的沧桑，定格那种永难再见的落寞与彻心冰凉的感觉。生命的陨落会沦陷成一场尘封的记忆，但对亲人的思念，如湖面微风，泛起阵阵涟漪。

宁波第一长寿老人朱土花，我的太婆还是走了。

老年人最怕摔跤，本来手脚还能自由活动，摔跤后就一直卧床，身体机能每况愈下。虽经输液补充营养，但已回天乏力，逃不过时间。

回忆太婆在世时的点点滴滴，心头涌现出无限的悲伤和无奈。

作为宁波第一寿星，太婆长寿是生命的奇迹，也是我们儿孙和远近百姓引以为傲的事情。登门访客羡慕太婆生命的长度，我们却佩服太婆生命的精彩，更留恋太婆的唠叨、对家庭的责任，以及对小辈们无私的爱。

我和太婆年龄相差近70岁，小时候我对太婆印象最深的是她冬天的那个小火炉。寒冬腊月，她在灶塘生起炭火，家人们围炉夜话，讲讲奇闻轶事，家长里短，一片温馨。睡觉前炭火装进铜制小火炉，把她的被窝烘得很温暖，枕头边还有美味的炒麦粉等零食，年幼的我就想粘着她。

太婆是个仪式感很强的人，远方的客人去看她，她总是亲自挂上红线，送上满满的祝福。她在百岁前，每逢过年过节，总要烧一桌好菜，准备年糕麻糍来款待小辈，太公过世早，清明节她

总是想尽办法，动员年幼的儿童爬上高高的平栏里山去拜祭。

太婆极具家庭责任感，大家庭难免会遇到些难事，婚嫁、育儿、就业、就医等等，太婆总是清晰地记得大家的困难，开出好多解决地办法。有些小家庭家里临时缺人，她还身体力行帮助烧饭、带小孩，做一个超级替补队员。

儿孙和媳妇们做得不好，她会当头棒喝，直言不讳，从东家管到西家，树立勤劳、肯干、善良的家风，让大家始终航行在正确的轨道上。

太婆对小辈的爱是平等和无私的，在她眼里没有看不惯的家人，只有值得帮助和关心的家人。各个小家庭基础各有不同，她从不区别对待，甚至更加关爱困难家庭。

几年前，有个长辈过继了一

非常情感

电话: 65577955
岑风QQ: 1173688396
投稿邮箱: 657203504@qq.com